

参禅 知禅 破禅 解禅

台湾／黄炳寅／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 录

绪论	1
从思考方法谈世尊为何“不立文字”	5
佛教之锯义与庄子《秋水篇》	6
慧能大师之知识哲学	9
欧阳修围棋闻禅道	12
禅师不断向自己挑战	15
司马光的故事与创造性思考	17
悟道篇	25
顿悟是一种识力突破	41
达摩是思想斗争专家	44
经师与经典	46
参禅悟道篇	49

参禅容易悟道难	50
一、悟禅	52
二、说悟与唤悟	55
三、大悟不存师	58
渐修顿悟各有千秋	59
一、从“旁出”说起	60
二、渐顿与质量互变	61
悟道容易明道难	63
一、智理之冥	65
二、境神之会	68
悟心容易息心难	71
古事今判参禅悟道	75
 禅宗教学与师资	 79
禅宗如何培育人才	80
禅师教育考核	82
禅师师资	85
 禅院日常生活与工作编组	 93
 入静、静功、禅定或自我暗示	 101
入定与催眠术	105
皇帝如何参禅做功夫	110
入静后之心智杂念或劫魔	113

盈虚消息之道	117
心念纷飞如何慑服	122
漫谈参话头	125
什么是参话头	126
参须实参,悟须实悟	129
教你究寻无心处,自见自肯	132
洞山门下一口剑与黄龙三关	134
理应箭锋柱,承言须会宗	139
句意境界透消息	142
参话头之理论与实践	149
前言	149
不触机锋	150
不入死句(但参活句)	155
不可预设	158
不疑言句	162
元朝帝后之儒佛认知	167
禅师在中国皇朝之超然地位	169
宋代帝王之禅学修养	181

学士、名臣与禅师	195
唐朝几位大师级居士	197
宋朝禅师、学士与名臣	205
华严宗与临济派大辩论	221
佛法宗乘出自口里安立名字	225
拂子、拄杖与棒喝中的消息	229
抖擞精神透过生死关	237
读铃木大拙《答胡适博士》论禅	245

绪 论

中国禅宗是一条龙，在本土文化波澜壮观的大海中，翻腾滚挪，悠哉游哉！当其潜伏时养晦待时；当其出潜离隐时朝夕兢惕；或跃在渊，随时进退。知消长盈虚之机，得位居中正之用，故能云行雨施、机不停滞，自强不息，用当其时。

外籍专家摸索这条龙时，偶得一鳞半爪，便自沾沾自喜，以为知禅矣、知道矣，流风所至，竟至喧宾夺主，拾人牙慧，转成移厨吃饭。更有人焉，肢解禅旨，说是说非，循致中国文化此一瑰宝支离破碎、听任宰割。

当然，禅宗有它高深莫测处、亦有它晦涩不易为常人理解处。从文化普及观点言，禅宗自不可将目标锁定在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有失佛祖普度众生的慈悲。而世人也不可妄自菲薄，误以禅宗台阶过高、门第严禁，殊不知历代大师中不少出自孤儿、贫困、舍身等家世，他们从不以攀龙附凤为荣，更不因“卖饼”、“卖茶婆”而低估一般人智慧。

禅宗诵理论道，出佛而不陷溺于佛。歌舞升平盛世，三教同享；兵燹历劫之余，穷禅独行。禅宗从不因金装傲物，禅师亦不因

枵腹停参。他们是一群生活在人间的和尚看破生死的旅游人。

禅师很随和，随遇而安，所以，三十年前美国学术界涌起禅学热潮。日本学术界则早已自立门户，专门著述使人目不暇给，大师禅人，仍然独领风骚。晚近以来，国内参禅慕道风气日见活络。农禅、乡禅颇有南堂圆宁禅师“山村禅、市里禅”遗风，既是处处有禅，时时参禅，自天子以至庶民俱可参禅，当然不有“你问何禅”（保福殊禅师）之疑，更无须求证“佛在人间”之真假了。

正由于中国禅本质上具有普遍性、亲和性，所以在编写本书时，着眼在多层次、多目标的读者群。

如果是“从师入门”，不妨披阅一下，是否有渗漏之处。

如果是初学新进，仅能课余参考，仍应循序渐进。

如果寻求禅趣，尽可浏览卧游，应可小有印证。

如果情滞意茫，正好随兴指涉，乐得山水俱忘。

君自中国来，应知中国禅。负笈深造，面对异乡人，定必有好学之士，叩关请益，此书当可方便索引，说个一千零一夜，广结善缘。

参禅乃能知禅，知禅始悟禅无定论、无定法，本书故名《参禅知禅破解禅》，若不勘破、陷于识见滞碍，岂非自斫生机！文化是架构，内容要赖知识填充，中国禅宗有它千余年来自行建立的一套知识哲学，禅师运用来诠释佛经佛法，为了辅佐教育，他们创造了不同于其他学术的問道方式，那就是参话头。

如果说入门后的静功是共同科，则参话头是深造研究的必修课。禅宗有不同派系，在初学方面的指导并无差别，但是进入参话头，由于对悟道认知的境界互异，各派的指导各有千秋。

参话头是禅宗训练个人思考的一种方式，所谓训练是现代解释，也可以用再教育说明之。一个从普通生活境遇，从多年传统逻辑思考薰陶之人，突然进入完全陌生的禅寺，任何禅师亦不

能像亲情一般去面对弟子，他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改换参学者的习惯及思维方式。

参话头正具有这种作用，禅师用个人反应的极限时间冲洗掉一切世俗之见，再用相当严谨的方法注入崭新的认知，因之，参话头乃是参禅悟道过程中一种手段，是一种近于验收成果、毕业口试的核校方式，一如今天流行的脑力激荡思考运作，完全要靠对可能状况的一一推演，才能勉强得到一种接近答案（因为主客条件赓续在变），禅宗很早已经掌握到此种契机，而且很早用于教化。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如果思想方法不灵活，就无法持续生存下去，包括最早期的宗教哲学以及最现代的工商企业管理等在内。

今天有人抱怨中国人文学科逐渐式微，甚至迁怒于工商企业过于发展而削弱了固有文化的发展，若是禅宗大师加以评估，他们会依据自己的标准指出这块所谓文化沙漠原有深厚的根基，只不过方法陈旧而埋藏了国人的智慧，科学的比对校核是：为什么同是中国人却能在短短几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当然是工商财经人创造了他们的思想方法有以致之！

同样地，佛教中的念经派成就显然比不上禅宗大开大放的教学。一人传习、一竿直承自然逊色于千灯千照、千江水月，更何况学术研究不能束手束脚，像木乃伊般包扎起来，那是活不起来的死尸！

禅师说：“竹密岂妨流水过，山高哪阻白云飞。”求新求变正是禅宗思想方法的指导原则，也正是今天工商社会勤奋工作者的话头名言。

日常生活习惯的是平面几何，参话头必须具有解析立体几何的能力。人们熟悉的是一元的或双向的解答问题方法，禅宗却

是高次元多向的排列组合，其目的则在不断启发脑波无穷无尽的资源。

因此，禅宗永无知识匮乏之虞，他们的思想方法是超时代的、历久弥新的！

但在今天这个信息飞扬、知识爆发的多元社会，禅宗会更显出魅力，尤其是工商人士、高知分子。只要接触并对他们的思考方式有初步认识，说不定会像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理般的“哦”！“我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活水活龙思想源头，原来就在自家门前！

钱宾四（穆）先生笔下之新儒学与理学义出同源，宋明学案中那些理学夫子的真正功课是禅学，从禅学可以直指理学核心，贯通唐、宋与明朝文化体系并能形成中国人文思想支柱的是禅、是理！

这个中国禅理见之于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甚至今天的现代诗！现代诗人有他们自成一格的诗的语言，一如禅宗有他们独创的话头名言。

鉴赏禅画都知道从空白或留白处省思，那正是参话头中“不参死句”、“但参活句”的神龙转身处，佛之不可说在那片空白；康德审美哲学——判断力批判一书中的“优美”（调和之感）与“壮美”（激越之感）亦从“留白”中透露出人类希求无限的本性，正符合禅之境界；有限中显现无限，现实中显现理想；必然中显现自由。

一言以蔽之：禅（禅画、禅诗、偈）所致力的是从现象中显现本体的认知！

知此，乃可以参禅、知禅、破解禅。

从思考方法谈世尊为何“不立文字”

研究佛教发展史的学者都知道释迦牟尼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这位世尊临入涅槃时告诉文殊大士说：“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

这位大宗教家为什么说了一生佛法，最后却满口否认什么字都未说？他又为什么要“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历史学家不会去计较，因为那是有年代可考、有名氏可稽、有史料可证，推翻不了的证据。

但思想家能够肯定释迦牟尼佛的话有问题？专门研究逻辑的学者能够指出释迦牟尼佛的矛盾？

都不能。因为在人类文化中最难定出“宗教”一词的定义。即或勉强找出一大堆论据说这就是“宗教”，最后仍不免于这是一种才能浪费。假若比较一下词汇、字典中对于宗教一词的解释：有的过于离谱，有些近乎将人类学、心理学、神秘主义、原始图腾等等纳入在内。便知几千年前那位释迦牟尼佛是位思想家、宗教哲学家，透彻了解如何推理的逻辑学者，亦幸亏他“不立文字”，否则佛教教义演变到今天不知被当作什么看待。

对一种名词下定义必须包括普遍性，以及与其他同类事物比较的特殊性。定义就是一种公式、表示不与其他混淆。释迦牟尼“不立文字”乃是看透了文字是可塑性无限大的东西，他不承认在世四十九年“说过一字”，因为他了解过分重视“说”些什么就变成“定性”，这种定性会在思想中构成抽象观念，结果产生与实际情况完全脱节的弊病。

释迦牟尼有很多事迹，但最伟大之处就是他没有用定义将佛教上了枷锁，禅宗亦因此受惠而变作“活水活龙”。

宗教可以度人救世、劝善改恶，是的，真正的教主却是人类自己的思想。

佛教之锯义与庄子《秋水篇》

定义误导思想并不是稀奇事，禅师就有一段轶事：

“岩头禅师问讲僧：见说大德会教是否？曰：不敢。
岩头举拳曰：是什么教？曰：是权教。岩头曰：善哉，善哉，我若展脚，你不可道是脚教也。”

这位讲僧被定义牢牢捆定，也充分发挥了个人的想像，硬将拳头之“拳”解作权宜之“权”。岩头禅师目的在测验他是否能灵活推理，结果仍然推到同音异义字上，中国文字语言本身就有无限禅机也。

当然，岩头禅师如果追问，讲僧一定可以说出他的道理。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是推理方法中最麻烦的问题。这个麻烦亦早见于佛祖富那夜奢尊者与马鸣大士二人的论辩：

“马鸣大士迎而作礼曰：我欲识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识佛，不识者是。曰：佛既不识，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识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锯义。祖曰：彼是木义。祖问：锯义者何？曰：与师平出。马鸣却问：木义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马鸣豁然省悟。”

这段见于周安王年代的论辩，可能是历史上最早期一则推理方法的运用。

如果有人误解佛徒只是烧香、拜佛、念经，他可能低估了佛徒。

如果以为禅师禅院只是静坐，说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事，他根本不懂禅。

佛徒说法、论道，从古就已摸索出他们一套正确推理方法。

正如上文所说之“锯义”，各执一词，虽然形同“抬杠”，但却正确推理中认可的一种。

这则记载使人联想到庄子那篇有名的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等锯义推理方法见于几乎同时代的佛教马鸣大士以及中国庄子的文章，它所代表的含义不只一端：

一、当时已经普遍流行这种方法。

二、不限某个地区，而有横移的文化交流渠道。

三、从推理方法理解庄子可以发现更多诠释。

儒家如果有什么比不过佛教之处，就是《论语》中充满了定义，以致后来之儒学弟子根本不能有自由空间去发挥个人见解；佛教不立文字、反对定义，却让后来禅师得以充分诠释，创立了更多宗门，创作了比论语多出十倍百倍的语录、灯录。

禅宗从不固执一种推理，他们不断去破解、再创新，下面几节分别研究之。

“赵州禅师与文远禅师论‘义’曰：斗劣不斗胜，胜者输果子。远曰：请和尚立义。师曰：我是一头驴。远曰：我是驴胃。师曰：我是驴粪。远曰：我是粪中虫。师曰：你在彼中作什么？远曰：我在彼中过夏。师曰：把将果子来。”

轶事可供一笑，也值得严肃对待。两位是南岳系下顶尖高僧，对话录列入赵州和尚行传，即不是普通道情或禅趣。因为这正是禅宗参话头斗智的一种攻防战。很多人以为参话头了无他义，只是耍嘴皮子、绕圈子说话，那是没有彻底透悟禅师的功课。一个禅寺入不敷出，要养一大堆闲人悠哉游哉，专制皇帝亦负担不起。禅宗弟子编的灯录内容文字几百万言，禅师成千上万，岂能当作《笑林广记》写！因之，每字每句每件公案均有特定、特殊因果。双方采用的是常见谈话方式，但开始接触就各现奇招，招式之多、对抗战法之繁，令人叹为观止也。

这则记载虽然不出一百字，其中学问却不少：

一、文远禅师所说之“义”，正是定义之义。

二、斗劣不斗胜之目的在“破”，即破解原义。

三、二位都采用了今天所知推理方式中的循环论证，这种论证之一般形式是：若A则B，若B则C，若C则A，这是一种推理中吊诡手段，引用论辩中尚未解决的论旨作论据。

四、并不完全靠技巧，而要诱使对方慢慢进入圈套。

五、最后使推论理由简化，因为双方均熟悉这种探不到底的循环论证(The argument in a circle)谁都不吃亏。

六、决胜关系不在推理方式，而在佛法。

七、文远之义已无法再劣，赵州惟有“引蛇出洞”，但此是险招，会咬到自己。为了逼对方，亦只有采拖人下水之法。佛无第一、二、三人称，禅更理性。赵州问“你”犯了错，文远答“我”中了计，但文远厉害之处在“我”虽然亦犯了错，所谓“犹有我见”，正因如此，才来“过夏”。此一过夏是禅门专用术语，如同今日之暑期研究，三个月左右，完了就“结夏”。文远禅师用了“双关语”解了“我识”，所以赵州认输要“胜者输果子”，其实这中间又另藏玄机，因为禅师在胜输上再计较，就不免被得失心所扰了。

高僧终朝夕在悟、在参。禅宗参话头类如上述记载近乎满山是宝，每人可说是大辩论家也。

慧能大师之知识哲学

前节引述了赵州禅师的一些推理方式。他是南泉门下首席弟子，南泉又是仅次于百丈大师的马祖入室弟子，马祖则直承南岳——六祖大鉴禅师惟一法嗣。从这禅宗传习系统分析可知赵州的思想来源直接受到慧能影响。禅宗固然不讲究“排行”、但在法嗣系统上却是严谨得多。从赵州上溯慧能，定必可以找出他们的思想源头。

慧能在哲学思想上的造诣极高，可以说他生活的年代公元

800 年左右的中国宗教界以及知识界，慧能真正可以称得独擅胜场。他在思想法则上的领悟亦近乎前卫。举例如下：

“唐中宗曾经派内侍薛简召请慧能入京、慧能拒绝，内侍说回去总得向皇帝交代几句，慧能告诉他：“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暗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简又曰：“如何是大乘见解。”祖曰：“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圣贤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有关慧能的言论在《法宝坛经》付嘱品第十中有很多记载，上面引用的一段话，字字说明慧能是位智慧型禅师。他的推理正是前文赵州与文远论义时采用的循环论法：A 是 B，B 是 C，“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此中所谓明暗是指“达道”过程言。慧能认为乃是一种相对待的解释。然后又用推理法归结在一个“道”字上。他肯定“道”是如如常住不迁，而且有它自行存在的本体定位，这种观点近于欧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不能完全说明：王阳明的“天君”恐亦出此！

于是，人们应该联想到慧能在临终前遗留给弟子如何在日后传习道法的心诀：

“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除尽，更无去处。”

慧能懂得两极论的推理法已是彰然若揭。

若依现代研究思想问题的解释，两极论在字句上容或可以说一说，看起来好像有差别，事实上绝大多数犯了扭曲思想的错误。为什么？因为A不是B，或者A是B的排中律乃是纯理论的法则，如果用于某种相当普及的事实范畴便很危险。

危险在于人类往往因为堕性使然，而忽略了中间地带、中介立场、中性色彩、中等区位等等不白不黑属于“灰”色的中度色相；人们只从外形一分为二、而疏于观察事物的内在质变，因为大多数的质变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于是，为了“方便”，便贸然界定黑白区分，变成了非黑即白的宿命论调，完全忘了黑可以变白、白可以变黑，黑白可以相间、互换。

这理由在于人类思想或行为，也可延伸于天道或人道中存在着“连续性变数”(Continuous variation)。此一特性应该是决定思想论辩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判断慧能懂得这种方法，因为他曾在指导弟子时说过：

“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

什么是三十六对法呢？譬如：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有与无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大与小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生与死对，痴与慧对……

这种预设立场，再运用正反概念而建立的推理法乃是一种诡辩术，只要对方稍微不慎，就会掉入陷阱。有没有破解方法？慧能既然指出三十六对，可能是他一生深思熟虑的心血结晶。他找到锁，自然先准备了钥，此一钥正是前文引录中他告诉唐中宗内侍那段话中的“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等，正符合了用

“连续变度”破解两端论的方式。

无异地，慧能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模范老师。三十六对法可以攻守兼备，但也替自己保存了致胜之道。

慧能的悟性自是很高，悟性活动就是思维，就是判断。判断当然有出处。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康德曾经把普通论理学的判断方式整理区分为四类，每类又分三种，共得十二种判断式，其中属于性质类的有“肯定、否定、不定”，亦即“实在性”（正）、“否定性”（反）、“限制度”（限制）三种范畴。这十二种与最早所见亚里士多德十大范畴大同小异，但亚里士多德的所谓范畴，包括思维方式与存在方式在内。而康德仅认定“范畴”属于主动，即纯属思维的方式。

慧能后于亚里士多德、先于康德，在判断方式上深深掌握了属于性质分类的各个特性，乃是中国思想家中的佼佼者。这一点凡属参学者必须建立共识，至于禅门，更不能数典忘祖。

懂得了矛盾律、统一律或康德哲学的悟性先验论，再来比较慧能所说：“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悉如此。”应可迎刃而解六祖思想体系了。

慧能的一切推理方式无不从实践中得来，所以才能有系统提出三十六对。禅师并不完全活在云雾中也。

欧阳修围棋闻禅道

宋朝名臣欧阳修有次访问法远圆鉴禅师，并且与在禅院的雅客围棋助兴，禅师则一旁观战。欧阳修突然停止下棋，转而请教禅师说法。老禅师应允，嘱咐“挝鼓升座”曰：